

昭明文選

七

文選卷二十六

贈答四

贈王太常一首 五言 蕭子顯著 曰王僧達孫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自玉其圓折者有味也。蓄寶每希聲。雖秘猶彰。

徹老子曰太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大人而有各彰徹也聆龍際九泉。聞鳳窺丹穴。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

之泉。驪龍頰下。說文曰際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錦。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歷聽豈多工。唯然觀世托。孔安

書傳曰王官也。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

言秋興賦曰猥廁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破鄉壑。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側同幽

人居郊扉。常晝閉。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殷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

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開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

泱群化徂。生入窮節。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泱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徂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

方流圓折九泉丹穴。邦懸。彌。蓋。拉。羅。而至亦復何。越。羅。為顏詩中秀句故自平耳

顏氏王氏皆瑯琊人

二句即寫遲王之至所以入妙。近野光晦遠峯忽明二句連看詠雪獨

風韻煥發 宋本
歌作賦

形而發謂之生化 豫往誠歡歡悲來非樂闕 周易曰初六鳴豫幽王弼曰樂過則遷窮歡盡謂之死 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志窮則向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哀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闕終也 念思也又曰札牒也祖擊切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五言 集曰從兄散騎字敬之車長沙字仲遊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閔塵紛

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毛萇詩傳曰鬱積也賈逵國語注曰

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闕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

獨靜爾偶坐臨堂對星分

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

風薄木遙睇月開雲

法言曰風游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游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雲紛紛而游木

夜蟬當夏急陰

蟲先秋間

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

歲候初過半 荃蕙豈久

楚辭曰時豐登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為茅

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

漢書曰寶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

帝善哉行曰嗚然以惋歎抱情不得敘桓玄鸚鵡賦曰眷倚俯而情殷殷憂也

九逝非空思 七襄無成文

楚辭曰惟鄴路之遠遠兮魂一夕而

九逝韓詩曰跋彼織女終日七襄緯則七襄不成緯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鄭儼之字道子尚卿踐祚遷都官尚書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

皇居體環極設險祇天工 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警衆星之環極法赫藝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兩闌阻通軌對禁限清風 兩闌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

曰建洪德 鼓子旅東館徒歌屬南塘 毛詩曰誰謂宋遠鼓子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各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禮記注曰屬注也

謂意注之也尚書爲中臺在南故曰南塘 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 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辰不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

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 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 廣雅曰鑒照也 踟躕清防密徒

倚恒漏窮 毛詩曰擡首仰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漏窮言曉也 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 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昌知言之選何

曰感物懷所思 惜無印闕秀景行彼高松 周易曰黃于印闕東帛莖陸機演連珠曰坤闕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

高松喻守節 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昌知言之選何而不核也

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言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爾雅曰賜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囂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

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

和謝監靈運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爲祿書監

顏詩中最高為清新
之作要之非謝匹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年為始
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和還舊劇作

弱植慕端操容拔懼先迷

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
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惟拔徑以資步

寡求損切周易曰先
迷失道後順得常

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

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
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

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
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秘術赴淵者之所好也章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伊尹曰選多幸

秉筆侍兩閤

陸機嘗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士
世謂實裏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閤謂上臺及東宮也事二宮已見曲水詩

雖慙丹矐施未謂玄素睽

丹矐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諶答劉琨書曰始素將玄
睽翟垂涕周易曰睽者乖也若夫切尚書曰惟其塗丹矐

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昏霾

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恨良時泰若頌篇曰
詖詖佞也彼齊功方言曰有遮也昏霾喻世亂也爾雅曰

風雨上
為雷

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

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交際也曾子曰天曰
明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槍而

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

謂之始安郡也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蹊汀洲兮村若文字
集略曰汀水際也曹子建臨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應禮記曰

舜葬其
梧之野

倚岩聽緒風攀林結畱黃

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焮秋冬之緒風
又曰唯黃黃與揭車王逸曰留黃香草也

予聞衡嶠曷月瞻秦稽

跋子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
子還歸或孔暄會稽記曰秦稽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

之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敷水到大越
上茅山大會計更各茅山曰會稽

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沉泥

皇聖謂文帝也孫卿
子曰變化代興謂之

謂謝在會稽始置

係從離省惟唯維
百可讀陳第以為
百讀豈非是

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
文曰振舉也葛洪與張略書曰頭開沉泥
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

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
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

去國還故里 幽門對蓬藜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入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

里問楚辭曰處立舍之幽門
陸雲答兄書曰修庭對蓬

采茨葺昔宇 翦棘開舊畦鄭玄周禮注曰茨園苦也又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戊子

駒支曰驅其狐狸剪其荆棘劉歷孟
子注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

物謝時既晏 年徃志不借言年既日徃志忘已莫不與子俱也王逸

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洋洋
而日徃毛萸詩傳曰借俱也

親仁敷情昵 興玩究辭悽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止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

也爾雅曰昵近也說
文曰興悅也玩愛也

芬馥歇蘭若 清越奪琳珪吳都賦曰芬馥盼靈謝文曰歇息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

其聲清越以長鄭
玄曰越猶揚也

盡言非報章 聊用布所懷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子曰有問而應之垂其所懷者謂篇曰懷抱也

答顏延年一首 五言

王僧達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琊人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
行軍參軍稍遷至中書舍以屢犯上顏於獄中賜死

長卿冠華陽 仲連擅海陰

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
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

水南 珪璋既文府 精理亦道心

言珪璋之體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
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 君

子從身尚駕鹿軌 實為林

楚辭曰疎余駕兮入真何邵詩曰亮無風雲
會安能駕鹿軌同馬遷書曰刻於君子之林 崇情符遠

迹清氣溢素襟思玄賦曰益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韓頌曰襟交領也結遊略年義篤願乘浮

沉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寒榮其假曝春醞時獻財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交事坐白虎學廊廡

下以寒故昔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聿來歲序暗輕雲出東岑毛詩曰聿來霄字鄭

立曰聿麥壟多秀色楊園流好音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華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曉曉黃鳥載好其音歡

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寰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幽衷

何用慰翰墨久謠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棲鳳難為條淑貺非所臨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為

也誦以永周旋阻以代兼金左氏傳大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決墜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五言 郡 呂向曰呂僧珍時為齊是宣城郡 王法曹

謝立暉

高 齋 起結精何迢遞曠望極高澗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廣雅曰曠遠也高澗謂在山也吳郡賦曰曠曠迢遞窗中列遠

岫庭際俯喬林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日出眾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

此風中琴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毛詩曰彼

其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切勿列子文學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毛詩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毛遺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解嘲曰歷金天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則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闥闔坂玉岑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五言 集曰 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

淮陽郡屬淮陽史人不相對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沉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謝靈運方山詩連陰成震農

節筥登聚東籬胡安道懸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高閣當

畫掩荒堦少諍辭書掩已珍筥清夏室輕扇動涼颺楚辭曰溢颺嘉魴

聊可薦淥蟻方獨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立毛詩箋曰聊畧夏李沉朱實秋藕

折輕絲魏文帝與吳質書良辰竟何許風昔夢佳期何許而令風昔空夢佳期阮

藉諫懷詩曰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期張璠

辭曰與佳期兮夕張玉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漢記

曰南陽太守中農成增任功曹岑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中農成增但坐哺音津睡音質絃歌終莫取撫几令自嗤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陸機赴洛詩曰撫几不能寐阮籍詠懷詩曰噉噉令自嗤

雙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五言 蕭子顯 齊書曰謝朓為

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眺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勸密以啟聞世祖張眺可還都眺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謝立暉立暉後句為多殊求其一篇盡善甚不易得如此况鬱頓性故是 歷卷之作

江流不返故樓西府而心悲也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火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絕 毛詩曰夜未央黃雅曰央已也徒念關山近終

知反路長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關邪賦曰關山 介而阻險 頗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邊山河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秋河天漢也耿耿光也毛詩曰兼葭蒼蒼起高辨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都 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

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金波麗鳩鳴玉繩低建章漢書歌曰月穆穆以金波王鳩周易注曰鹿 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鳩鷓觀在雲陽甘泉宮

有玉石等語鍾記室抑揚之語不可據也其名章如此秋成王定胤于郊廓其南門名定胤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 邱邱南曰陽荆州圖記曰當陽東有楚昭王墓登樓賦所謂西陵邱也馳驅不可接何

况隔兩鄉馳驅馳驅有奔箭毛長詩傳曰鄉所也風雲有鳥道江漢限無梁南中 八志

况隔兩鄉馳驅馳驅有奔箭毛長詩傳曰鄉所也風雲有鳥道江漢限無梁南中 八志

莊忌哀時命曰道
塞塞而不通分江
河廣而無梁

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
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悴
也楚辭曰夕又申之以嚴霜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設罝罟
喻蜀父老文曰猶鵲之翔
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
深也廓空也

酬王晉安一首

五言 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
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唐初泉州即今福州

謝玄暉

竹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

爾雅曰竹梢權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權長而後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土逸曰塗塗厚貌也毛萇詩傳曰晞

也南中榮橋相寧知鴻雁飛

列子曰受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樛碧樹而冬生樛即
也南中榮橋相寧知鴻雁飛
樛字也鴻雁南棲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知也

拂霧朝青閣日昃坐彫闥

左氏傳趙鞅曰日昃
矣說文曰昃日晚也
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

言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今

春草生兮夏麥古詩曰秋草萎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

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陸機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奉答內兄希叔一首

五言 顧氏家譜曰
希叔即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

蕭子顯齊書昌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太傅王簿後

集云竟陵王東秀才

遷太子太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 躡履奉王孫

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

長門賦曰躡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

屬明金馬署 又點銅龍門

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

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功曹掾

出入平津邸 一見孟嘗尊

也漢書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

孟嘗喻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卿為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

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說楚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歸來翳桑柘朝夕

晁涼濕

其一左太冲詠史詩曰陳下無產

俎落固云是 寂蔑終如斯

祖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

萬物徂落於外荀紀

杜門清三徑 坐檻臨曲池

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

七哀詩曰何其寂獲

坐堂伏檻

蜀都賦曰

鳧鷖嘯儔侶 荷芰始參差

春華與秋實 庶子及家丞

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

其二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

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

顒反諷論秘懼觀者將謂君族習道不肖禮賢不足來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王門所以

曾中間罷歸又歷 警溫注非

帝子王孫皆指竟 陵王下又點銅龍 乃言遷官平津孟 嘗始指王晏言

貴自古多俊民

魏陽上書曰何士之門不可曳長

離宮收杞梓 華屋富徐陳

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卞壺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墳蕭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為五官郎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文善 **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其言晨夕侍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之間 **書記既翩翩賦**

歌能妙絕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雜記曰枚卓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舉長卿首尾溫麗枚舉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音曰慙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禾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學札樓君卿之 **相如慙溫麗子雲慙筆札**京

所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駿足喻希叔柴車白喻也來堂彥答村自詩曰矯矯駿足繁纒朱洗韓詩外傳齊子曰臣賴君之馮駕馬柴車

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其四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陽縣與向秀遊於竹林號曰七賢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

與日暮無輕舟其五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子諒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鶯驚衰鳴無匹僞我願執此

鳥惜哉
無輕用

贈張徐州稷一首五言

范彥龍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歸來

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雜詩曰投耒循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當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

還問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叩荆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華門荆竹織

門儼從皆珠玦裘馬悉輕肥

吳都賦曰儼從奕奕廣雅曰儼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分楚為玦

玦簪刀劔並以珠飾之清春申君宮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

說苑翟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

流風迴雪記室固
最得其似

阮明止欲賦曰

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闔莊

雞黍恰是范張當
家事

曰人之有所不得與昔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昔物情耳非理也耐雅曰此節也衡闔衡門也或以衡闔為絳章非也

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

拊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

康伯周易注曰擗散也

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

毛農詩傳曰懷思也手詩曰囁人好好勞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

寄書雲

間鴈爲我西北飛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揚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爲北徐州也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五言 集曰覽 古贈王中書融

范彦龍

攝官青瑣閣遙望鳳皇池

王融各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東書曰雲爲通直散騎侍郎至氏傳傳賦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之漢書儀曰黃門

鄧幕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每楊徒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贊之乃發志云奪我鳳威池卿諸人何賀我耶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

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鸚鵡賦曰待君子之光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尚書曰洵

肅虞以魏文比竟陵王子也

徐州又曰淮沂其又漢舊有琅邪郡晉義曰屬徐州晉書逸翮凌北海搏飛出南皮

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舉虞後徙于臨沂徐幹居北海英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海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鸚搏扶搖而上司馬彪曰搏圓也圓飛而上若扶搖也

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凡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竹花何莫莫

桐葉何離離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華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

結句有擬其勿知亦地大之意

爲古詩曰賤豈知鶴鶴者一粒有餘費馮鶴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費財也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

生方至一首 五言 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時

任彥昇

初發富春渚蓄意念相思 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遂令行春反冠蓋溢

川旻 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任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埃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

或為望久方來甚悲歡不自持 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

嶂易成響重以夜援悲客心幸自引中道遇心期 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彈 親好自

斯絕孤遊從此辭 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歎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哀傷贈答皆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 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仰山楚辭曰蟬翼為輕 在坎妨賢路再

賢仁氣價高於士
衡數倍陸蕪潘靜
敬是定論

即當是之新安途
甲作結句索漠宜
不反

五臣本作違言

在陪臣之列也

慶仁亦有東山

升上宰相言已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焚蕘在次說苑楚令尹虞邱子謂猥荷公叔

舉連陪厠王家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群賢路上宰相謂司空太尉府猥荷公叔

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岳天陵詩序曰岳屏松天陵東山下楚辭

立周禮注曰耨耨耨也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荷左氏

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男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榮舒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徒恨

良時秦小人道遂消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彌衡書曰衡以良譬如野田

蓬幹流隨風飄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昔倦都邑遊今

掌河朔俗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承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緇鄭玄毛詩箋曰顧

南方凱風禮記曰緇也鄭玄曰緇練也音消洪流何浩蕩修芒鬱碧巖浩蕩或為濟蕩音西郭緣生

謂首京遠室邇身實遠毛詩曰誰謂宋遠又曰誰謂邑宰輕命名患不劬

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小雅曰劬美也人生天地間百歲孰能叟古詩曰人生天地間頰如槁石

火譬若截道颺爾雅曰頰光也毛詩曰子有鐘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稱與考右

河陽

景

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誥論語曰齊景公有馬于墮死之日

奄忽若庵塵醫子說切鄉高天廉平不苟及死子華福謙在純約宮盈由矜驕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

安國尚書傳之桐鄉邑人為之起家立祠曰自賢曰矜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桃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潘元茂九錫文川氣冒山巒驚湍激巖阿歸桃君子是則是傲毛長詩曰桃偷也

鴈映蘭時游魚動圓波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韓詩鳴蟬厲寒音時曰宛在水中吐薛君曰大清曰吐之以切

菊耀秋華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左氏

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大夏緬無覿崇芒鬱嗟峨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

伐柯伐柯其則不涼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楚辭曰紛總總兮

夏門不盈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嵒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淮南子曰大萍樹根於水

也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誰偽也五戈切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

詩曰為與女蘿施于松柏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曲逢何以直託身依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

部舒緩救功曹官屬多衰衣大冠不中節度自今掾史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皆如楚趙取麻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史記曰秦更名民曰

習禮綱紀不費奔衛論政者糾之以猛安仁則謂尸和俗自化終前篇云民不桃之義也

民伊而神
降之福
位同罪父
邑愧無子
賤歌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
豈敢陋微官
但恐黍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五言

潘安仁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未垂

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未垂猶未也

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未春之垂

初伏啟新節隆暑方赫羲

崔實四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廟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

聊繁欽柳樹賦曰駢炎夏之白日斂隆暑之赫羲思玄賦注曰赫羲盛也

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

遲猶思也揮汗辭中

宇登城臨清池

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逵國語注曰揮灑也楚辭曰鬢土鬻于中宇

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

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

靈圃猶靈圃也東征賦曰通衢之大道椅梓屬

瓜瓞蔓長苞蔓芊紛

廣畦

爾雅曰畦縣瓜瓞蒔君曰畦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木也劉熙諱下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

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

禮記曰故技者培之先特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

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

胡廣漢官解故注曰穀下論在輦較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

今毛詩曰
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徒懷越鳥志。

眷戀想南枝。古詩曰越鳥巢南枝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寵辱曷

不驚。戀本難爲思。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堊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

不忘。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道冰未泮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

駛。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登城望郊甸。遊目歷胡寺。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小國寡

民。務終日寂無事。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

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信美非吾土。祇攬懷歸志。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祇攬我心卷然顧葦洛

山川邈離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葦洛岳艾墳學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葦洛墳塋已見西征賦楚辭曰終免獨離異願

言旋舊鄉。畏此簡書息。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祇奉社稷守恪居處

職司。左氏傳公鉏曰微恭朝夕恪居官次

按春秋代遷逝四句善本誤併入上首今從別本改正
恪居處職司詞音伺讀此知司字仄讀非自忝山始也

迎大駕一首

五言 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南山鬱翠登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縹被廣隰爾雅曰縹縹葛也朝日

順長途夕暮無所集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短歌行曰暮無所宿栖歸雲乘憶浮淒風尋帷入

傅毅七激曰仰歸雲而透風說文曰乘覆也帷車飾也子虛賦曰張翠帷建羽蓋然此雖無翠羽而帷蓋則同也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

王命論曰邈然遠覽淵然深識假為深識之言也世故尚未夷峭崿方嶮澁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峭崿之固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翔

鳳頭多籠檻騏驥見維繫翔鳳騏驥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驥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鸚鵡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繫之維之俎豆

昔嘗聞軍旅素未習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且少停

君駕徐待干戈戢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曰載戢干戈

赴洛詩二首

五言 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陸士衡

希世無符營道無烈心。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爲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靖端肅有命假嚴越江潭。國語鄭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首術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度也楚辭曰游於江潭親

友贈予遺揮淚廣川陰。家語公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無膺解攜手永歎

結遺音。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假寐無遺音有所匿寂寞聲必沈

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爲積非也肆目眇不及

緬然若雙潛。高誘淮南子注曰肆也毛詩曰瞻望不及緬已見上文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西京賦曰海若遊於

玄渚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嗶嗶孤獸騁嗶嗶思

鳥吟。惠應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御毛詩曰鳥鳴嗶嗶感物戀空室離思一何深。感物已見上文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

佇立愴我歎寤寐涕盈衿。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慨我寤歎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謂爲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中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階下陸機洛陽

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劍遊銅筓振纓盡祇肅。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筓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祇肅舊禮銅或爲彫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慄

搜長古臺城廢
八秋金夢劍蕭

慨遺安愈永歎廢餐食

東京賦曰膾炙以安愈永歎已見上文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餐食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

思樂

樂難誘曰歸歸未克

國語楚藍尹喜曰飲食思禮同吳思樂毛詩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

憂苦欲何為纏緜

與臆

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緜恩好底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有臆

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高誘淮南

子注曰羨願也

赴洛道中作二首五

陸士衡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家語孔子曰音帥者正身以總轡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碑詩章句曰嗚咽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

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

江偉荅軍司馬詩曰羈縻世網進退維準還說文曰嬰繞也

永歎遵北渚遺思

結南津

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次誠

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

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

山澤紛

紆餘林薄杳昏眠

上林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暎望兮可眠

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

淮南子曰虎嘯而谷

風至樂錄曰雞鳴高樹

哀風中夜流孤獸

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緜

纏緜已見

文行且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佇立已見上文丁儀寡婦賦曰賤妾亮楚顧影為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遠遊越山川，川脩且廣。

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

振策陟崇邱，案

轡遵平莽。

秦嘉詩曰：過辭二親，策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

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

顛轡倚高巖，側聽悲風響。

頌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清露墜素輝，明月

何朗撫，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五言

陸士衡

實是寡味，語涉儲謀，必見甄錄。當時欲多為美談耳。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孫放詩曰：矯迹效玄關。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

假翼鳴鳳條

濯足升龍淵。

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鸞鶴棲翔鳳之條。應璩遊升龍之川，識真者所為濟結也。

玄昆無醜士，治服使我奴。

周禮曰：大夫玄冕。

輕劍拂弊厲，長纓麗且鮮。

禮記曰：男鞶革。毛詩曰：垂帶而厲。毛長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為飾。韓子曰：鄭子

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

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

周禮曰：大司徒領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玄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

通毛詩曰：死生契闊。

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

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

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

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

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五言 臧榮緒晉書 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於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得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時來苟宜會宛轉憩通衢

思紆投策命長衰暫與園田疎

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

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

魚

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會祖晉世宰輔不

願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其遊學家有賜書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公法

安三

天示

淨與

帝立

出又

十二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書云自永初以來
不書甲子詩目丙
辰歲八月中下
田舍獲稻一篇外
無復書者丙辰晉
安帝義熙十二年
也又三年己未恭
帝立改元元熙又
年庚申宋代晉改
元永初辛丑乃隆
安五年至癸卯桓
靈寶始纂甲辰宋
公始建義商歌之
云不爲此發

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塗口一作塗中按塗當爲除卽滁字也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

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邃也

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

左氏傳趙衰曰卻穀悅禮樂而敦詩書

縵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如何舍此去

遙遙至西荆

西荆州也時京都任東故謂荆州爲西也

叩棧新秋月臨流別友生

楚辭曰漁父鼓棹而去王逸曰叩

舫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涼風起將夕

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闕晶晶

川

淮南子曰甘腹于大書之宅覺視于昭昭之宇李願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說文曰暋白曰晶晶明也

懷役不遑寐中宵

尚孤征

毛詩曰不遑服奔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甯戚衛人開齊桓公

與彌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子下投冠旋舊墟

不爲好爵縈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

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養真衡茅下

庶以善自名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無善人

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永初二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朔少

帝即位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述職期闋著理棹變金素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

棠下而聽顧焉潘岳悼古詩曰靜賢隨節開附道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

秋岸澄夕陰火晏開朝露

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秋為晏大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頽暮

陸機赴洛詩曰辛

歲習習

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

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戀愛其似者若莊生之念喻昔久而愈微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

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

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

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自之二費也

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

也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思

李牧愧長袖郗克慙躡步

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職國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

王使韓若數之曰將軍戰勝王雉將軍將軍為壽於前押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埤兩手擊也希

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微會于齊頃公唯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撫鄒麗步

良時不見遺魄狀不成

惡言雖有疾皆不見棄遺也左氏傳曰惡其惡杜預曰惡貌禮也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莊子曰支離者願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捐

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死也名疏壯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即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邱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大遊外者依內可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流惟亨有慕會音怪服

租活切憚去米切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英達謂盧陵王也空班趙

氏壁徒乖魏王瓠見珍同乎趙璧為用而乖魏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瓠之也趙氏璧已見盧諶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

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割之以為瓠則瓠落無所容非不特然大也吾為其無用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聽以為大瓠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枋然大貌培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

若巨瓠之無施也瓠戶郭切枋音喬切培方部切 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欲之

郡必羣經始寧故曰歸路 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晤言今遠遊將窮山海之迹賞心之對於此長乖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

謝靈運自然流也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禮及其束髮屬授刃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

謝靈運自然流也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禮及其束髮屬授刃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

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
尚書玉曰維民生厚因物有遷
達志似如昨一紀及茲年廣雅曰達背也揚雄

緇磷謝清曠疲爾慙貞堅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極鶴也爾奴結切拙疾相倚薄遠得靜者便拙謂拙官也韓康伯周剖竹守滄海枉

帆過舊山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說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洞公明雅曰逆

遡洞孔安國尚書傳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岩峭嶺稠登洲繁洛連縣廣雅曰峭高也又曰峭慨也白雲

抱幽石綠條媚清漣清漣已見上文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巖河嶺賦曰迴江流

運斗樞曰山者應基也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舞

行三載對戲陶明故以為眼且為樹枌檟無令孤願言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已樹六枌於蒲

樹枌檟以示老死
不出亦所以息徐
傅之猜也

富春渚一首五言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且及富春郭吳郡記曰富春東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吳郡餘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江中清瀟瀟以
避山難長發錢塘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
遡流觸

既以重險比徐傅
執政之見排復言

遠遊本固非于
木季友所得輕重
萬事零落則終於
無復當世之志曲
新三致不卑不激

驚急臨圻阻參錯

謝流已見上文埋蒼曰崎曲岸頭也嶠與圻同參錯謂崎岸之險參差交錯也

亮乏伯昏分險過呂

梁竇

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激貫指杯水其射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

射也當與汝等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

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休然有愉目之志爾於中始矣夫分猶即也列子曰孔子

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龍魚鱉之不能游也

海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

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

習謂便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其所也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下祿請始果

遠遊諾論語曰子張學子祿果猶遠也鄭玄毛詩箋曰宿心漸中寫萬事俱零落

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叙平斯宿心姪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螭莊子謂謬若曰願聞神人諄若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曠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蛰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五言 甘肅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日中展背適意孤容傷逝湍徒旅苦奔咆

曹植九詠曰何孤容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地許慎曰地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岸屢崩與瀨同也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

陸楚辭曰觀流水兮發波錐字曰發波水流貌也毛詩曰苑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

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上造物悼遷下存斯得要妙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玉弼曰和光而不泯

其體向塵而不渝其貞不亦湛兮似或存兮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既乘上皇心豈屑末代莊子曰監照下上天下

辭注曰屑顯也先結切劉向雅琴賦曰未世鑽才今智孔寡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

退期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釣巨綸五十倍以為餌躡會稽投竿東海且而釣其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釣墮沒而不驚揚而奮鬣曰汝若山任公子

得若魚離而膺之自湖河以東蒼語以孔莫不擊蒼魚也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象稱釋曰聖人雖

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

五言 永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長門賦曰曠歷覽其懷新道轉迴尋異景不

延爾雅曰迢遠也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雲

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茲真誰為傳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

舟行兀兀忽推蓬
眺遠心目俱曠敘
寫主動放眼江天
脫履遺世興象殆

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想像崑山交綉邈區中緣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可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列仙傳曰安期生瑯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中之隘陝景物靈贖尚其能賞况理照而蘊真者乎

初去郡一首

五言 沈約本音曰靈運在郡一周得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

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

貢禹終為當世所屬卒于御史大夫之官故曰未遺榮

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又曰廣德字長宣近於知恥又曰貢禹字少卿琅邪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會有遺榮賦

或可優貧競豈足稱

達生

楚辭曰哲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活傀達於知者否司馬彪曰俛讀曰塊塊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貢多智也

伊予秉微荷拙訥謝

浮名

禮記孔子曰恥名之浮於行也盧園當栖巖穴代躬耕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岩栖列女傳豈妻先生妻曰先生安天下之

無庸方周任有疾

卑位禮記曰祿足以代其耕

顧已離自許心迹猶未并

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

無庸方周任有疾

像長卿

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不履官爵

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

生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遁不仕為子嫁娶畢救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脫職後漢書曰尚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救斷家事尚不同未

考訂用之謂男尤
妙

耳目心神爲之爽
易極有初字與味

詳孰是班固漢書曰邵晏容姿志自
備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荆

趙絕書曰恭承嘉惠
思玄賦曰簡元辰而

促裝柴荆

己見上文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

牽絲初在解龜去官也
位改元曰元興靈運初爲琅邪王大同馬行軍

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昇平

漢書曰薛直爲左馬翊高陽令楊湛解印

負心二十載

於今廢將迎

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遲速也陸機赴
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坳

理棹過還期遵渚鷺脩坳

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寒落英

逸楚辭注曰棄來取也
戰勝臞

者肥止監流歸停

職勝明貴不如義止監明語不知哩也韓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
則榮之出且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骨髓故禮令見先王之義戰勝故

肥也爾雅注曰臞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盛於流潦而監於
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向古字通

即是義唐化獲我擊

壤情

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
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樂壤者曰吾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哉

初發石首城一首

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覲乃表
其志靈運馳往京都請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

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伏箱北征記
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不願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伏箱北征記
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雖抱中孚爻

猶勞貝錦詩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詩曰萇兮萇兮成是貝錦鄭玄曰寸心若不

亮微命察如絲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蟻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日月垂

光景成貸遂兼茲日月喻太祖也魯應黃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善成說文曰貸施也出宿薄京

纒晨裝搏曾颺毛詩曰出宿于濟又曰莊子曰搏扶搖羊角而上楚詞曰盍颺風而上征重經不生別再與朋知

辭山謂前之水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蒼蒼萬

里帆茫茫終何之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茫茫乎何之忽乎河適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羅浮山記曰山

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于羅山故傳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盧霍二山名也已見江賦 越海凌三山遊湘歷九嶷

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大乃止三山在 欽聖若日暮懷賢亦悽其范曄後漢書曰

海中衆仙所居九嶷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 欽聖若日暮懷賢亦悽其范曄後漢書曰

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后而一遇 岐岐明發心不為歲寒欺毛詩曰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 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道路憶山中一首五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辭曰澁江採菱發揚阿玉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楚人心昔絕

越客腸今斷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不在陳郡斷絕雖殊念俱

為歸慮歎廣雅曰歎和也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憤懣也追尋栖息時

偃卧任縱正一漢書薛機詩曰棲息高邱悲賦後漢得性非外求自己為誰纂

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定自止為誰之所繼哉言不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司馬彪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緒也

不怨秋夕長常苦夏甘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

古曰懷故丘新歡含悲忘春暎言春暎當喜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暎然似春悽悽明月吹

惻惻廣陵散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危柱謂琴也

氏琴篋賦曰陵危柱以頤頰礙管謂節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開促而聲尚也

入彭蠡湖口一首五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其論洲島驟廻合。圻岸屢崩奔。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乘

月聽哀狔泥露馥芳臻。乘月猶乘日也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狔之響也春晚

綠野秀巖荷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

入松門。張僧鑿淶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與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岸三江事多

往九派理空存。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流九派乎淶陽靈物忝珍怪異人祕精魂。孔安國傳曰

書傳曰忝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温。穆天子傳曰河

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言奏曲冀以消憂絃絕而念逾

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八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五言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麻里先生

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謝靈運

用古人通作祿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

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

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

銅陵銅山也揚雄蜀都賦曰橋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卽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

旣枉隱澗客亦棲肥遁賢

桓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遁無不利

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

爾雅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漢揚子苦昇

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

遂登群峯首邈若升雲煙

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期建遊仙詩曰遊將升雲煙

羽人絕髮

髡丹邱徒空筌

楚辭曰仍羽人於丹邱留不死之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

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

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

莫辨自世後安知千載前

且申獨往意乘月

弄潺湲

淮南王莊子畧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

恒充俄頃用豈爲古

今然

自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爲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丘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

久也莊子曰魯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張銑注少時爲樂不足爲長久之事於文義較無所曾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文選卷二十七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一首

敬亭山詩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荆山一首

邱希範旦發魚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三首

班婕妤怨歌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古詞君子行一首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荆軻歌

漢高帝歌

劉越石扶風歌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擬王衡赴洛詩與下還至梁城首二詩在顏集中亦為清拔

受仁感秋成賦延
之赴洛作詩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軍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於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

首文辭藻麗為謝朓傳亮

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

改服飭徒旅首路踟蹰險艱

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服與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徽戎車首路毛詩傳曰蜀曲也

振

楫發吳洲秣馬凌楚山

阮籍詠懷詩曰朱轡羅飛泉後飛過吳洲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管子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

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由碭也

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首義應劭曰三川
今河南郡葦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在昔輟期運經始闢聖賢毛詩曰自古

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寔命碑曰應期運之
數抱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闕五百歲
伊澗絕津濟臺館無尺椽伊澗二水

毀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
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
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嗟

行方暮年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
補我矣關關我王猷毛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陰風振涼野飛雪

簪窮天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雲謂之翬郭璞曰言昏冥也
天謂季冬之日月窮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臨塗未及

引首酒慘無言引猶進也漢書曰置酒沛宮
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楚辭曰隱憫而不

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魯言當歸來而更敷
有所往而魯本期蓬心既已矣飛薄

殊亦然言已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
莊子謂惠子曰夫子請於用大則天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宜蓬者

還至梁城作一首五言 擬赴洛道中作

顏延年

眇然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楚辭曰登石澗兮遠望路眇眇兮賦
又曰顏色憔悴左氏傳曰勒成五年昔邁先祖師

今來後歸軍振策瞻東路傾側不及羣陸機赴洛詩曰振策瞻崇
邱楚辭曰肩傾側而不容息徒顧

將夕極望梁陳分。橋康贈秀才詩曰思徒蘭圃陸機從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

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邱隴填郭郭銘誌滅無文木石崩幽闕黍苗延高墳說文曰屬

門之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塹滅尊貴誰獨聞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

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矣如是乎毛詩曰吁嗟女兮封禪書曰壞滅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實愚好醜無不消滅曷為久

游客憂念坐自殷毛詩曰憂心殷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五言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延之為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為中書侍郎集曰張劭清世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雖章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各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定也三湘淪

洞庭七澤藹荆牧盛弘之荆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數江湘

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經途延舊軌登園訪川陸周禮曰國中經途九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園城而重門也舊

軌謂強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覆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

上呂氏春秋曰荆國也地險已見上邦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尚書曰荆州雲土文左傳子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雲霧之澤在江西南西都賦曰含霧盤而却倚懷管賦曰前擔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荆臺司馬子期諫曰荆臺左洞庭右彭蠡荆或為京固于有切

清雰霽岳陽

曾暉薄瀾澳

說文曰暉亦氣字也杜預注氏傳注曰氣氣也毛長詩傳曰山南曰陽爾雅曰澳隈也

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

目

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鸞白遠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佩日極千里兮傷春心

萬古曠往還自代勞起伏起伏即存

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

蔡邕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請從

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毛長詩傳注曰藝樹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

五言 集曰上海陽還都道中作都司揚州也

劉長注昭為臨海行參軍從荆

鮑明遠

字字清新句句奇

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

宣城郡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庚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

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

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

江賦曰駭崩浪而相轟一客行既情日月兼崩波之上不可少留侵

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倚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適適急也騰沙鬱黃

霧翻浪揚白鷗

鷗鳥也鷗眺淮甸掩泣望荆流

漢書夏景李斐曰鱸船前頭刺棹處也楚辭曰長太息而

涕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淨

絕猶其也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兼猶三也毛詩曰一

日不見 未嘗違戶庭 安能千里游 周易曰不出戶庭死咎古歌曰難家千里客感戚多思復 誰令乏古節

如三秋 貽此越鄉憂 思之賦曰慕古人之山節左氏傳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五言 鄒善長水經注曰江北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

水故曰版橋浦江 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

江路西南永 歸林東北驚 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蒙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上林賦曰東西南北馳騁往來

天際識歸舟 雲中辨江樹 揚雄交州箴曰交州始裔水與天際應動風俗通曰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 旅思倦

搖搖孤游昔已屢 毛詩曰中搖搖 既懼懷祿情復協滄洲趣 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揚雄

機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游 崇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 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湫隘隘塵 雖

無玄豹姿 終隱南山霧 列女傳曰陶答子治閭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

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其年答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詩一首 五言 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次屬固是響絕然得勢全在上二句出字向字無不肯注

以廉節自厲使事無迹

卷之四 謝玄暉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方言曰亘竟也買謹早雲賦曰遂積聚而合隱淪既

已託靈異居然棲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子

賦曰日月散影文錯糾紛上干青雲七發曰依絕區分臨迴谿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毛良詩傳曰獨鶴方

朝唳饑臆此夜啼入王故事曰陸機歎曰欲聞華亭淩雲已漫漫夕雨亦淒

淒魏都賦曰窮岫濛雲日月常翳楚辭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揚子雲解嘲曰

曰紆屈也一日繁也又曰組綬也幽蹊山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緣源殊末極歸徑宵如迷聲類曰宵遠要欲

追奇趣卽此凌丹梯丹梯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皇恩竟已矣茲

理庶無睽西京賦曰皇恩溥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五言 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

謝玄暉

薄游第從告思閑願罷歸孫綽子曰或問買誰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遊於

選印只取有四壁

有相如之四壁無

其誠矣

歸耳重聞之戀

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

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邛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邛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暗從

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爲郡功曹同郡袁紹漢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灞池

不可別伊川難重逢

枚乘集有臨灞池遠訣賦應劭曰伊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蒲岳淵中註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

葭稍靡靡江葵復依依

毛詩曰葭莢揭揭毛萸曰葭蘆也葵藿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

田鶴遠相叫

沙鳥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枚乘樂府詩曰美人

試與征徒

望鄉淚盡霑衣

古詩曰淚下沾衣裳

賴此盈樽酌含泉望芬菲

稽康秀才詩曰言酒盈樽

問我勞

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輟軒冕恩甚戀事闈

管子曰元王制軒冕以著貴賤

歲華春有

酒初服假郊扉

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書閉

晚登三山還望吳京邑一首

五言 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漢江有三山相接卽名爲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起聯可作用事之法

灞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灞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

白日鹿飛

薨參差皆可見

吳都賦曰飛薨列瓦李九洪池館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

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喧鳥

三山殘在金陵之西故向晚而西頽之口轉明也

喧鳥雜英以比當

時得路之人去國
已可悲況滯淫而
在則不可必乎

覆春洲維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滯懷哉罷歡宴王粲七哀詩曰何為久滯

余旋歸哉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楚辭曰佳人期兮夕張有情知望鄉誰能

異不變盧諶與劉琨書曰苟曰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縹黑也古詩曰還顧望

京路夜發一首五字字是夜發細意熒貼承明以後之格也便為唐人律體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廣

也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泱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

上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故鄉邈已奠山川修且廣班固燕山銘曰奠其邈兮亘地界陸

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救躬每踟躕瞻恩唯震蕩曹子建聖皇篇

陛下體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孝經鉤命決曰輒射未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躕地蓋厚不敢不踟楚辭曰心休暢而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

歸鞅陸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輶

望荆山一首

江文通

秦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

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右將軍荆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秦義猶景義也江漢荆楚之境也盛弘之荆州記

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

南關繞桐栢西岳出魯陽

尚書曰導淮自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

寒郊無

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雪覆肅川漲

周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說文曰撓曲木也攸攸切肅

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

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

古詩曰淚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

玉柱空

掩露金樽坐含霜

枚叔正情賦曰解纜靡牙衾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

一聞

苦寒奏再使豔歌傷

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纓帝辭又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

且發漁浦潭一首

言

邱希範

步趨康樂未屆精微所工特模範開矣。體物工矣典象不逮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颯

漁潭赤亭已見謝靈運富春渚詩

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沓障

馬融廣成頌曰發櫂歌縱水謳字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上正曰障

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

嶄絕峰殊狀

張衡七辯曰蹊路詭怪

森森荒樹齊析寒沙漲

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起將成嶼也

沓障下插村童一
聯與櫂歌鳴鞞映
拂則結處坐嘯卧
治皆貫穿生動然

瓊樓山鏡水亦紆
不直矣

藤垂鳥易陟岸傾嶼難傷

說文曰鳥海中山也劉淵林吳郡賦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說文曰傍附也

信是永幽棲

豈徒暫清曠

謝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永幽棲又田南詩曰清曠極遠風蒼頡篇曰曠疎曠也

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尙

坐嘯臥治並見謝

邱方出守永嘉未容先事遊覽也岸傾嶼難傍五字不惟敘致奇折亦可隨玄暉在郡臥病詩勢脫卸出後四句來書家所謂意在筆先也

早發定山一首

五言 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夙齡愛遠壑晚涖見奇山

毛萇詩傳標峰絲虹外豈嶺白雲間

楚辭曰建綵虹

以招指穆天子傳西王母語曰白雲在天邱陵白出

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

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剝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長詩

傳曰山頂曰冢 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

歸海已見上文楚辭白石瀨兮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貌也音淺

野棠開未

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

楚辭曰遊子愴兮忘歸懷祿已見上文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

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

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木至三百年

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

五言 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

二水合於此仍
東流爲浙江

沈休文

休文素被文惠太子親遇，鬱林隆昌元年由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此詩益不能無落於中也。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廣雅曰：珍，重也。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

喬樹百丈見游鱗。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斗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滄浪有時濁，清

濟澗無津。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滄濟澗，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字內竭，洛澗濟歷淮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澗，澗也。字書曰：津，液也。澗，湖也。

豈石乘斯去，俯映石磷磷。鵬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紛吾隔澗淳，寧假

濯衣巾。翼淳謂去京師蕭塵之地。以。濯，好。以。也。願以潺湲水，沾君纓纓上鹿麋。雜字曰：潺湲，水貌也。楚辭曰：滄浪之水。假字當從文苑英華作可爲是。乃與隔字相應，無斥京師爲蕭淳之理也。

清可以濯我纓

軍戎

從軍詩五首

五言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等及五子降。十二月至白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程不識擊刀斗吏治軍簿。明市不得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快樂然士卒多樂。

魏詩所言亦不止
二十一年征吳時作

漢書郡國志溫
子所都濟水出
王莽時大旱遂枯
絕非用吳越事
隔澗淳自謂此生
勇在泥塗也注非

從廣而苦 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 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實人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憲叔曰勞師以義遠非所聞也周易曰占

殺者夫 相公征闕右赫怒震天威 曹操為丞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

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 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 漢書曰獯鬻虐老獸心服西子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度曰無驚堯時陶奴號也

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 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來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陳賞越邱山酒肉踰川

坻 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晉侯投壺得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路侯師 軍中多飲饒人馬皆溢肥 杜預

左氏傳注曰餓厭 徒行兼乘還空山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 漢書曰魏也說文曰餓餘也

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漢書曰魏請曰才旋囉囉如飛如翰毛萇曰疾如飛也

書曰處大朝日暮薄言歸 毛詩曰薄言旋歸 外參時明政內不

廢家私禽獸禪為犧良苗實已播 左氏傳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禪其為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

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執耒

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將至及河聞鳴犢與食犢之見殺遇輿而趣為操曰翔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則夫

與面趣為操曰翔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則夫

勇此與作賊何異 何如昌黎士餽而 歌馬騰于槽八字 為有雅頌風格。 詩取紀實亦不為 病

建安二十一年操 運爵為王殺中尉 毘瑛斥尚書僕射 毛玠當時必有高

以避禍者故祭
之言云爾魏志建
二十一年冬十
月兵遂征孫權

子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宜欲厲節而求
仕有乖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

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
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

二十一年祭從
征吳作此四篇

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

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順時應秋以征也
禮記曰稟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

曰桓桓于征
進彼東南

汎舟盛長川陳卒被隰墉

國語曰秦汎舟于河
爾雅曰隰外曰墉

征夫懷親戚誰

能無戀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

漢書公孫瓚曰累足撫檣望
曰檣柁柱也韓詩曰眷眷懷歸

哀彼東

山人喟然感鶴鳴

毛詩曰我徂東出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且濛鶴鳴于垤婦歎于
室毛長曰垤燈家也鄭玄曰鶴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

婦人則歎於
室垤徒頽切

日月不安處誰人獲常寧

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
日月不處人誰獲安

昔人從公且

一徂輒三歎

毛長詩序曰周公
東征三年而歸

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乘余親睦恩

輪力竭忠貞

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輪力於王室又曰苟息曰懼無一夫用報
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所負也

懼無一夫用報

我素餐誠

毛詩曰彼君子
兮不素餐兮

夙夜自忤忤思逝若抽縈

廣雅曰忤忤
慨也音庚切

將秉先

登羽豈敢聽金聲

東觀漢記曰賈復繫符積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宜從軍詩
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秉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鼙

而進聞金
聲而退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抵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山水林

谷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古步出東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蟋蟀夾岸

鳴孤鳥翩翩飛毛詩曰七月在野征夫心多懷悽愴令吾悲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

有悽愴下船登高防草露濡我衣說文曰防隘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迴身赴

牀寢此愁當告誰楚辭曰居愁期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孔安國

曰戈戟千盾也所私清所親也卽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漢書酈食其曰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

曰河上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為右將以四十七

併舟也又曰艘船總名也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籌策運

帷幄一由我聖君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恨我無時

謀譬諸具官臣論語子曰今由與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東觀漢記曰光

史記軍士許歷請三百領以衣中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

以軍事諫完當作

堅同心之士也

求也可謂具臣矣

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

諫

軍傳竟之誤也善
以為全具張鈞又
解完士為凡十六
官之庸妄如此○
司馬貞史記索隱
載江邃解完士曰
漢合稱完而不覺
曰耐是完士未免
從軍也亦復過下
研曲然相仍作完
圖已矣

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
謹受令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須後令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
許諾仰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
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其也言非有奇也
我有素餐員誠愧伐檀人毛詩曰坎坎伐檀
曾分漢書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
雖無鈇刀用庶幾奮薄身東觀漢記班超曰立鈇刀一割之力

邱東觀漢記曰北夷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高誘淮南子注曰聚木曰榛崔蒲竟廣澤
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
路靡靡我心愁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

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游
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古鳥生八
九子歌曰黃鸝摩天極高飛
客子多傷悲淚下不可收朝人譙郤界曠然

消人憂魏志曰武帝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館宅充廊里
士女滿莊廬韓詩曰蕭蕭兔置施於中達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廬九交之道也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

孔安國尚書
傳曰寧當也
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毛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四言 不採錄漢郊祀房中諸篇者與此書文體不相入

顏延年 雅與題稱麗不病無揚班儕也康樂亦復不能棄

寅威寶命嚴恭帝祖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王無炳海表岱系唐皇

楚尚書曰衡岳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屈父靈監敷

文民屬椒武曹植離友詩曰靈鑿無私奄受敷錫宅中拓宇毛詩曰奄大均奇書曰敷時五

如宅中而圖大范職後漢書虞翻曰先帝開拓土宇巨地稱皇罄天作主燕然山銘曰曼其觀乎巨地界曹植玄

道儀合者稱皇張儼請立太子師傳表曰陛下膺期順乾作主月竈來賓日際奉土甘泉賦曰西曆月誦東震日域服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竈曹插玄暢賦曰緬日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奉土歸靈開元首正禮交樂舉

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六典聯事九官列序周禮曰以官府六聯台

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臯

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也有餘在滌有絜在俎周禮曰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禮

滌半中所搜除虛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裨其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薦饗三衷以答神祐杜預左氏傳注曰

薦獻也衷中心也

長楊賦曰受
神人之福祿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禮記曰維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漢書郊祀志曰大孝備矣

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稷種之種禮行宗祀敬達郊禋禮記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文

王於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漢書曰金枝秀華應劭曰金枝銅

寐曰我與百神聽陟配在京降德在民毛詩曰三后在天陟配在京禮記曰后王命家宰降德于兆民奔精昭夜

於鈞天廣樂矣高療煬晨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燬煬燎之炎煬致高禋於太一陰明浮

樂沈禁深淪言宋為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而揚光沈禁所祭沈淪而深淨也南

水曰沈鄭司農周禮注曰祭祭名也告成大報受釐元神禮記曰升中于天鄭玄曰申成也燎柴祭天告

上方受釐坐宣室臣瓚曰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儀呂安瀾樓賦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甘泉宮賦注曰釐福也月御案節星驅扶輪御

案節並見上文言天神降月御為之案節星驅為之扶輪王濟師夫人序德頌曰遙興遠駕

曜曜振振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電擊曜曜振振左氏傳注曰振振盛貌遠駕神駕也

樂府上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二首

古辭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

飲馬長城窟行酈善長水經注曰余至長城其下生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

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長城窟行首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邊草蘇蘇思遠道言長人行役以春為期期至不來所以遠道不可思

夙昔夢見之廣雅曰夙夜也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

可見字書曰帳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枯桑知天風逝水知天寒枯桑無枝尚知天風逝水廣大尚知

大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但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客從遠

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長跪讀素

書書中竟何如說文曰上存加餐食下有長相憶及已私

遺我雙鯉魚丹鉛錄云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誠也非如今人用蠟遺我雙鯉魚即此是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證古之書耳非真烹也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思置魚信禍事證之殊為乖謬

鴻雁會面兩心
然如之展轉空出
詩句長字桑常經
風雖沾猶知之水
常經寒到海猶知
之若新少年不通
人情各自媚悅于
君子誰為言我離
書之苦乎

於魚腹寄書引陳思置魚信禍事證之殊為乖謬

傷歌行

昭昭素月明暉光燭我牀愛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風吹閨闥羅帷白飄颻長詩傳曰閨內門也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長門賦曰屣履起而

徬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徬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翔翔悲聲命儻

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

蒼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水與王澤其甘且仰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

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萸曰晞乾也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

暉楚辭曰恐死不見乎暉春淮南子曰光輝萬物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焜黃色衰貌也胡木切百川東到

海何時復西歸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怨歌行一首

五言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好擬之漢成帝初卽位婕妤好擬八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

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
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陵墓

班婕妤

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

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為冬服范子曰紈裁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絹天子為三宮服也

裁

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古詩曰文綵雙鸞鸞為合歡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韻

篇曰懷抱也此謂蒙恩幸之時也

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

炎熱氣也

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樂府二首

短歌行

猶是漢音

魏武帝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謠人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為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文帝追諡曰武皇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左氏傳曰飲何之謂人壽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

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

古詩曰馳

詩字下注云少康作箕帚酒少康杜康也卒葬長垣

宋書明明如月一
解在呦呦鹿鳴之
上斯爲文從理順
○觀後半則發端
乃傳所謂古之王
者知壽倫之不長
故並建聖哲蓋此
壽之自也

在晉陽高誘誤

車整中帶沈
吟聊踴躍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毛詩小雅文也萃辨也鹿得萍草呦然

而鳴相呼而食以助喜樂賓客相
招以盛禮也鄭玄云萃猶藟也
言月之不可援由憂之不可絕
也說文曰援拾取也諸劣切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爲客上長門賦曰孔雀集而相

存契闊談讌心八音舊恩
毛詩曰死生契闊淡言曰張賀思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

市何枝可依
月明已上四句喻山不厭高海不厭深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

高明王不厭人
故能成其衆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自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命識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
五言 歌錄曰 此征高幹時作 苦寒行古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
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開上右九山何

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行
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阪是太行孟門之限然則阪在太行山在晉陽也 桓木何

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

霏霏
毛詩曰雨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也我心何怫鬱



不他日詩云壽命
非喬松誰能得神
仙遊遊快心志保
已終百年其言如
此其偷也復有了
孫黎民之遠圖哉

詩以言志文帝之
志荒矣風俗衰微
不待何晏王弼之
徒出也

思欲一束歸楚辭曰歸鬱兮不陳東歸言望舊鄉也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

路薄暮無宿栖楊雄琴情英曰當道獨居終無所宿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

薪斧冰持作糜莊子曰糜囊而趨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樂府二首

善哉行

四言 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谿谷多風霜

露沾衣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野雉群雛猴猿相追毛詩曰維之朝雅還望故鄉鬱何壘

壘廣雅曰壘重也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

今憂來乃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是辭曰傷楚國之多憂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湯湯川流中

有行舟隨波廻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毛詩曰良馬四之載馳載

魏世已作燕歌行
三十六國之賦兆
安極于梁武帝而
文武之道盡于江

驅聊以忘憂

毛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
偷娛以忘憂又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燕歌行

七言 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
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它皆類此

魏文帝

秋風之變七言之祖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

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
落而變衰毛詩曰兼葭蒼蒼白露爲霜

群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

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鴈來玄鳥歸鄭玄曰
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又曰鴈

雍雍而南遊

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它方

鄭玄禮記注曰慊恨切賤妾莞莞
不滿之貌也皆聲切

守空房

也

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

古詩曰淚下沾衣裳

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
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明月皎皎照我牀星

漢西流夜未央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
帷且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

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

限何梁

史記曰牽牛爲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
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樂府詩四首

五 四篇不無寄託一一牽附反失之矣

筵筵引

漢書曰塞南樓禱祠太一后土作以候吹聲也應劭曰使樂人候
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聲後

曹子建

高駘猶高堂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昔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

中廚辦豐膳烹

羊宰肥牛

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時美物曰珍聲類曰宰治也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才韻曰扶秦箏而彈徵史

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民無不鼓瑟也

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北屬陽阿王家學歌舞

樂飲過

三爵緩帶傾庶羞

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人大喪羞二十品

主稱千金

壽賓奉萬年酬

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

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

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

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衛書大傳曰諸侯來受

命周公莫

驚風飄日日光景馳西流

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邁生存

華屋處零落歸山邱

無賦曰耀華屋而燒洞房古董述行曰年命再山我道零落不歸山邱毛萇詩傳曰道終也

先民誰不死

知命復何憂

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此篇亦長歌短歌之意

美女篇

歌錄曰美女篇齊詩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

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

柔條紛冉冉落葉何

補廣之采桑者女公子也故以自比

附會

上云明珠交玉體
則珊瑚當從廣雅
木難廣箋其色黃
出東夷

不惟其才身又託
在親藩非若幽隱
難于上達豈宜反
見遺也詩靜女俟
我于城隅傳云以
言高不可踰
隱字兩押

此印所謂門居非
不志甘心赴國憂
池

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攘袖卷袂也項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

釋名曰爵釵頭上施爵明珠交玉體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珊瑚問木難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濠海中廣雅曰珊瑚珠

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沫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眎遺光彩長嘯氣

若蘭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慎子曰毛牆西施衣以乞錫則行借

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青樓臨大路高門

結重關漢書枚叔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列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韓詩曰

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昧安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

也楚辭曰閨佳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人兮名子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

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蘇武荅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求自試而不得故

白馬篇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借問誰家子幽并遊

俠兒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曰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說文曰漠北方流沙

支遣國名月一
倒裝句身
俯刺馬馳故仰干
動也

宿營秉良弓。搭矢何參差。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控弦破左的。

右發摧月支。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比鄰毛詩曰發彼有的仰乎接飛

猱俯身散馬蹄。北物飛迎前射之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螭猛獸也已見

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何

奴。左顧凌鮮卑。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棄身鋒刃端。性命安

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鄭玄毛詩箋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

名都篇 歌錄曰名都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王逸荔枝賦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史記

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儀禮曰司射摺三狹一鄭玄曰摺

左挽肘右發。一縱兩禽連。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

鳴鏑習勒也。騎射曰鏑。日鏑箭也。如今鳴箭也。

也。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毛詩曰：鳶，飛戾天也。鄭玄曰：鳴之屬也。觀者咸稱善，眾工歸我。

妍。舞賦曰：觀者稱麗。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平樂，觀名。膾鯉膾胎鰕，寒鼈炙熊

蹠。毛詩曰：炮鼈膾鯉。蘇頌解詁曰：鴈少汁，臠也。子充切。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難炙，劉鳴熙釋名曰：鴈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為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宰夫膳熊蹠不熟。鳴

倚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漢書曰：霍去病在塞外，尚穿域擊鞠也。如

淳日域鞠室也。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可蹋戲。物巨六切。史記曰：魏公子賓香辯士說王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

還城邑，清晨復來還。舞賦曰：駘驪而一結處，四句言不能重功名于竹帛而徒遊戲以歸雲散城邑。須老為可歎也。

王明君辭一首 五言 逼似陳王并序

石季倫 臧榮緒晉書曰：石崇字季倫，渤海人也。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初崇與賈謐善，論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姦，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勸倫殺崇，遂遇害。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歲，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

帝諱，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

君賜單于，漢書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時陳湯斬野支，傳首呼韓邪單于。復入朝，非荐女和親也。強盛請婚殊乖，本事後此作者多謬宜矣。

晉是殊絕之作

此詩可以諷失節之士

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為公主以妻烏孫焉 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燧後來抗旌

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哀鬱傷五

內泣淚濕朱纓李陵詩曰行行且自門無令五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

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今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旃帳也蘇林曰閼氏音

為支如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殊類異類也李陵答蘇武書曰但見異類父子見陵辱對之

慙且驚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皇立為復蘇武書曰但見異類殺身長不易默默以苟生曹子建詩曰殺身誠獨難賈誼弔屈原曰吁嗟默言墨子曰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

坐割不正不食了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獲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義也苟生亦何聊

積思常憤盈楚辭曰嗚呼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

魏文帝喜舞賦曰思奇身於鴻鸞舉六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毛詩曰佇立以位

世之不安為匣中玉而甘心為糞上行屏營靈王獨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古詩曰蓬

英者多矣如昭君
自向掖庭合請行
其鑒也

前三聯君子之事
後則聖賢之歸前
見自律之嚴後見
真人之周也

舍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
草萎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也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漢書張禹曰有愛女嫁
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

君子行

平調

五臣本注云五言平調。呂向云琴有三調平調清調側調此曲處

古詞

李善本古詞止三首無此
一篇五臣本有今附于後

語近質直却近于風雅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
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
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
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
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邱光庭兼明書云諸經傳無納履之語按曲禮曰俯而納履正義曰俯低頭也納猶着也低
頭着履則似取瓜故為人所疑也履無帶着時不必低頭故知履當為履傳寫誤也

道器下以羅犬

首以羅犬

君子行

君子行

君子行

文選卷二十八

樂府下

樂府一十七首

數詩沉着痛快可以直追曹王顏延年專寫仿其典麗則何人而已

猛虎行

雜言 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尸子曰孔子至於勝

切歎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遂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諂惡木之枝惡木尚能庇之况與惡人同處乎檢管子近亡數篇猶恐是亡篇之內而遂見之古詩曰晨

風驟心整芻蕘時命杖策將遠尋 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時命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櫛也爾雅曰將欲也

飢食

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誠陰

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論曰以義建功神農

本草曰秋冬為陰

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

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相子新論雅四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靜言幽

谷底長嘯高山岑

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急絃無糯響亮節

難為音

孫奕子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故曲費達國語注曰儒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

人生誠未易曷云開

季反古詞之意 東人翻案實祖於 自日歸功未建以下所謂多苦心也 末云俯仰愧古今惟恐有愧於俯仰所以一食息而不散苟也

此矜言人生既多難苦誠為未易向為開此行 役之矜乎王粲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 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夫蕙耿介之懷

君子行五言 古君子行曰君 較古詞允為深切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莊子曰有大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 休

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尚書曰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

生患左氏傳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遠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 近火

固宜執履冰豈惡寒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大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幾微何則氣

履薄冰 擬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說苑曰王國君前母于伯奇後母于伯封兄弟相

視之後取蜂除其功而置衣領之中在過伯奇往視袖中擬蜂王見讓伯奇出使者就

補中有死蜂使者自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黎羹不糝七

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絮故饋願回對曰不可嚮者亥煤入甕中黍食不麻回攪

而飯之孔子笑曰所信者目矣且猶不可信所恃者心矣而心猶不足 逐臣尚何有棄 友焉足歎傳毅七激曰聞君逐臣頑父放于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沅湘之間 福鍾

變夷善不遠此即 發明古詞不處嫌 疑間之意乃下所 謂近情苦自信也 虛鍾有兆以下言 天命之不可知禍 來誠無所避人事 可以自主猶可無 愧於心傾冠之難 掩於明鏡皆自取 之是以君子常防 未然豫遠疑似於 兆端未若之時卒 能自求多福順乎 易簡之天道也注 蒙未暢作者本旨

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言禍福之至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銘曰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天

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懼言禍福有端兆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未懈人益之來非已所求故受之可為懼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

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

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朗鑒豈還假取之在傾冠

荀悅申鑒曰側弁所願不鑒於明鏡矣抱朴子曰明鑒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遮相祖述故引之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言小人近

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

從軍行 五言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諭遣戍

論謂戍史不直者築長城也深谷邈無底崇山鬱嵯峨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無底之谷秦嘉

詩曰巖下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史記曰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毛詩曰南有喬木尚書曰道弱水入於流沙隆

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賈誼旱雲賦曰隆暑感其無聊說文曰燥也木杓各秋緯注曰尚切也夏條焦鮮藻寒

冰結衝波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實之寒冰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鄒陽書曰胡馬逐進關於邯鄲杜篤論都

賦曰斬白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爲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飛鋒無

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於旗物色徽幟之屬也羽獵賦曰漢若天星之羅飛鋒無

絕影鳴鏑自相和法衝獨撰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書曰胃頓乃作爲鳴鏑音義曰如今鳴箭也朝食不免胄夕息常

負戈戰國策曰衛行人獨過免胄橫戈而進李陵答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

列子曰備襄乃撫心高蹈

豫章行五言 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

遠尋廣雅曰軌迹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三荆歡同楸四鳥悲異林田

田真田慶兄弟欲分有三荆同本繒南萎黃乃曰荆尚然況兄弟乎遂不分荆復茂故云歡同楸

家語曰孔子在衛琳且晨輿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何者回曰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矣又爲生離別者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

分乎四海其別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爲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問哭者果曰夫死家貧賣子墓之與之

長歎孔子曰回善於識音矣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占

具陳又曰別日寄世將幾何日尺無停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曰日

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已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

促促薄暮景，聲聲鮮克禁。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正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時聲疊而過中。曷為

復以茲，曾是懷苦心。言何為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苦心。見上文。遠節嬰物淺

近情能不深。說文曰：嬰，曉也。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音問。

苦寒行 五言 或曰北上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巖。尚書曰：宅朔方。幽，都毛。農詩傳曰：北方寒涼也。俯入穹谷底，仰陟高

山盤。韓詩曰：在彼穹谷。王弼周易注曰：盤，山之安也。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爾雅曰：崒，山墮也。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

之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

嘯，玄猿臨岸歎。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曰：玄猿素雌。多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

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漙漙。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

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說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貌也。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步音侯，上音曰臣。北邊塞有陰山。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

後惟老杜前後出
塞足以追配之。
左傳師克在和故
以爭功為末德也

解嘲曰西北一候范昨後漢書
曰實憲北征單于登燕然山
我車無停軌旄旆屢徂遷鄭玄考工記注
曰執轡跡也仰憑積
雪嚴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緜緜遠也獫狁亮未夷征

人豈徒旋獫狁匈奴也毛詩曰赫赫南
仲獫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吳越春秋范
釜曰夫人君

勇者道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
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三子鳴
李陵書曰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人也為郎中諫
大夫使西域填副校尉陳湯共謀斬單于節

賞予以守節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為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
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杖節收功大夏旃旆旌也振旅勞歸士受

爵蒙街傳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秋札勞還役也南都賦曰愛國傳觴漢書陳湯上
疏曰斬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蒙街蒙夷邸間皆灼曰黃圖在長安門
內內邸謂
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 五言 悲涼古直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毛詩曰駕
言出遊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湘毛萇詩
傳曰濡

也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
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拊膺攜客

泣掩淚敘溫涼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
尚書曰以展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溫涼也借問邦族間惻愴論

存亡詩曰言死言歸復我邦族

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

曹子建箋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

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齒萬事乃理

市朝互遷易城闕或邱荒

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在城闕

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蒼蒼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

得長

國語燕尹齊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

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曰俛

仰之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此君子以戒有位者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

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廛里一何盛街巷紛

漠漠

鄭德漢書注曰廛謂城邑之居也

甲第崇高閼洞房結阿閣

漢書負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始容修態迴洞房

尚書中侯曰昔黃帝軒轅廩泉巢阿閼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遠宇

列綺愈蘭室接羅幕

楚辭曰高堂華宇楹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窻又曰盧家廟為室柱為梁楚辭曰揚阿拂壁羅幃帳

淑貌色斯

升哀音承顏作

言淑貌以色而見升哀音亦承顏哀而作也

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善哉膏

梁士營生與且博

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膏言其良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曰生業

以此與鮑明遠相較則遺山派士衡

爲布殿真不知量

也廣雅曰 宴安消靈根醜毒不可恪 左氏傳管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醜毒不可懷

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醜毒也老子黃庭經曰 玉池清水灌靈根堅固老不衰然則靈根謂身 也左氏傳曰卿不書殺也以意不恪爾雅曰恪敬也 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說苑

東郭氏上事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 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豈得不用廟塗地也

齊謳行 五口 漢書禮樂志曰齊謳員六人

營邱負海曲沃野爽且平 禮記曰太公封於營邱鄭玄曰齊曰營邱是錯新書曰齊

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 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 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 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

濁河傳殺洛都賦曰高冥之獨 鶴通軒翥之雙鸞崇或爲焉非也 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 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

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都東南八海也聊攝齊西界也 海物錯萬類 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

陸產尚千名 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禮記曰 孟 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部賦曰百品千名

諸吞楚夢百二倖秦京 子虛賦曰齊浮勃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 不帶芥漢書田疇質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

萬奈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奈得百二焉又曰 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

誰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 萬中之二也字林曰倖齊等也 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 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 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

甯字必爲西字之 誤而李善必爲曲 說以解之何哉



師尚父桓公之業
所當及時自勉長
存非所營也

觀於周樂為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於
首止謀寧周也公魯僖公也齊侯桓公也塩鐵論曰定傾扶危
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

盈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
符濟夫論曰廉頗翟公再盈再虛
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
晏子春秋曰景公
遊牛首山北臨其

國流涕曰苦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邱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
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非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詣

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
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也
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
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
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

蒲始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剪助華切
行行將復去

長存非所營
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
羽獵賦序曰禁御所營

長安有俠邪行
五言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
爾雅曰二達謂之岐旁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楊惲書輕
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命行曰輜駟飛轂交輪

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
華景日也漢書
云日華曜也
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
國語
曰趙

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
尙書為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與君燕賦而觀之尙書曰俊民用章
烈心厲勁秋麗服

鮮芳春
厲嚴貌也西京
賦曰厲服麗奇
余本倦遊客蒙矜多舊親
游書曰司馬
長卿故倦游
傾蓋承芳

訊欲鳴當及晨
家語曰孔子之鄉遺程子於塗鍾蓋而語雜及晨而鳴以喻人
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郵曰雞應日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
守一不

足矜岐路良可遵

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暇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

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

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

揚雄靈賦曰二子規行矩步蘇

也

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

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籍且當止矣猶如

雅曰緒

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周易曰天下

長歌行 五戶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

范曄後漢書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

寸陰無停晷

尺波豈徒旋

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

年往迅

勁矢時來亮急弦

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名曰迅疾也漢書

遠期鮮克及盈數

固希全

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此之

容華

夙夜零體澤坐自捐

無故自捐

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

爾雅曰

俛仰

逝將過儵忽幾何間

俛仰已見上文毛詩曰逝將去女

慷慨亦焉訴天道良

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

四子講論曰簡選不立則功名不宣墨

迨及

歲未暮長歌承我閒

毛萇詩傳曰迄及也韓詩曰歲華具森薛君曰暮
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閒而自察

悲哉行

五言 歌錄曰悲 緣情綺麗斯為不負此入洛之後為北士所輕
誠行魏明帝造 而作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

時鳥多好音

毛詩曰昵昵黃
鳥哉好其音

翩翩鳴鳩羽啾啾倉庚吟

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
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啾

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

幽蘭生平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
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

有秀分
菊有芳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言女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
詩曰葛藟荒於松柏毛葛曰女蘿松蘿也詩

曰南有樛木葛藟纒之謂之
曰葛藟纒而蔓之尋猶緣也

傷哉客遊士憂思一何深

言已客遊不如蘿
葛故憂思一何深也

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章昭國詩注曰緬猶
邈也飛沈言殊隔也

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
德音播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吳趨行

五言 崔豹古今注曰吳
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諠

楚妃莫知其所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政善名於後唯楚妃
歎莫知其所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政善名於後唯楚妃

焉故今歎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獨騎高車而
齊右善詞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諠齊歌也

四坐竝清聽聽我歌吳

參樂府作長秀亦
謂松山苗之意

遊客樂府作客遊
然似與發端遊客
二字相應也按宋
本亦作遊客。劉
良注草色隨氣序
而生故曰氣草

曰昌門曰吳邑所歌當在一縣不爲吳郡作也

禪當作鮮鮮風猶西風兌爲閭闔風閭門應之故曰鮮風過也鮮字不學甚矣。江淹雜擬許徵君自序詩注中引此句作鮮風今正之樂府及吳郡志皆作鮮。以下言昔惟爲侯國今乃出天子也世羅猶言世變也昌尚注以爲舉手下羅天下其賢而角之亦非也

趨吳趨自有始請從昌門起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閭闔風亦名破楚門也昌門何峨峨飛

閣跨通波吳地記曰昌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各曰閭闔門高樓閣道西都賦曰修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重樂承游極回軒啟

曲阿西京賦曰跨游極於浮柱結重樂以相承而長應也言長應開於屋之曲阿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劉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請藹慶雲被冷

冷祥風過史記曰苦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山澤多藏育士風清且嘉左氏

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秦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史記曰吳秦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

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秦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泰伯之奔荆蠻國號句吳泰伯卒無了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毛長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

之胄高也今而王迹隕陽九帝功興四遐漢書陽九厄曰初八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始大比于諸華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

曰軒轅氏之天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蓋論曰大

所以開帝功也言大皇生自富春邦彥應運興繁若春林葩毛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

矯手而整天綱也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八族未足侈四姓實

名家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寶公孫司馬徐傳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文德配淳懿武功侔山河曹輔令曰相者

文德昭將者武

華日華也

忘憂所以合歡無
荒所以知節

玉臺只題曰艷歌
行詩中不見自明

功列爾稱曰德也謂盛多也謂承後漢書曰宋昭德行純懿文學優著禮讓何濟濟流

化自滂沱毛長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淑美難窮紀商摧為此歌

公羊傳宋萬曰晉侯之淑晉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摧麗也言商度其麗略也

短歌行四言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王人壽幾何逝如朝霜左氏傳

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時無重至華不再揚論語摘輔像識曰時不薨以春釋蘭

以秋芳禮記曰季春沂始生鄭玄曰游萍也來日苦短去日苦長曹植苦短篇曰

帝短歌行曰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樂以會興悲以別

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看既滅毛詩曰爾酒既短歌有

詠長夜無荒史記曰紂為長夜之

日出東南隅行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

有女各羅敷嫁為邑人千乘王仁為妻王仁後為趙

之意

高臺指在上之人
此刺晉之無政淫
荒遊蕩王公以下
皆不能正其家當
以令升之論參觀
與羅敷本解殊旨

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王登登見而悅之。因變古詞作法專用。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鋪敘以重諷刺。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桑，扶桑者扶桑也。日所浴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窟端也。高臺多

妖麗，邃房出清顏。呂氏春秋曰：列精了高謂侍者曰：我笑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羅門曰：廣屋邃房。淑貌耀皎

日，惠心清且閑。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辟君曰：顏色盛矣，夫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患心廣難曰：閑正也。美目揚玉澤

蛾眉象翠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蛾眉曼曼，目騰光。王逸曰：曼澤也。瑕視貌也。瑕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鮮膚

一何潤，秀色若可餐。張衡七辨曰：淑性窈窕，多容儀，媚媚巧笑言。毛詩曰：窈窕淑

女，又曰：巧笑倩兮。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疑紫衣服。金雀垂藻，翹瓊

珮，結璫璫。釋名曰：爵，釵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佩紫韞，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瓊瑤，杜預注曰：與璫美玉也。方駕揚清塵

濯足洛水瀾。西京賦曰：方駕授綬，朝衣儀禮注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揚雄太玄賦曰：濯弱水而濯足。藹藹風雲會

佳人一何繁。風雲言多也。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軒軒。蒼頡篇曰：軒，衣車也。清川含藻景

高崖被華丹。藻，景華景也。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蘇武詩曰：馥馥我蘭芳，又曰：泠泠子吟。冷泠一何悲

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悲歌已見上文，韓詩曰：無則選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

之爲幽蘭
白雲之曲
丹脣含九秋妍迹凌七盤
洛神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豸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

七盤而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
卡蘭七牧曰翻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轉逝似鸞飛於天漢淮南

子曰龍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源
乏或爲定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
張衡

遺芳結飛颺浮景映清淵
爾雅曰扶搖謂之颺說文曰淵水疾也治

容不足詠春遊良可歎
周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漸

前後聲歌

五言

遊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
淮南子曰彌崑崙墟以下地下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長風萬里

與慶雲鬱嵯峨
慶雲已見上文處如與洛浦王韓起太華
楚辭曰迎處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羽

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
爾雅曰徵召也楚辭

肅肅宵駕動翩翩翠蓋羅

羽旗棲瓊鸞玉衡吐鳴和
琴道雅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以瓊

益翩翩甘泉賦曰咸翠然而鸞旒

以本詞爲賦皇
如作新近之

爲辭以施於施一鸞鳥故曰棲也鸞和已見上注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柱玉衡於炎
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周禮注曰鸞和皆以金爲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鸞在賦和在衡
大

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思玄賦曰太宗吟曰念哉注曰太宗黃帝樂師夙雅曰揮
動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辭曰三皇時伎人也

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毛詩曰獻酬交錯漢書曰
木曰進與輕舉登霞倒景

波楚辭曰飲余馬於咸池擲余辮
於扶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

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淮南子曰馮夷大禹
之御也乘雲車排圃

天上行五言 歌錄曰天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
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張揖漢書注曰江離香
草也郭璞曰似水荇

邊周易曰潤之以風雨
楚辭曰通游乎華池

發藻玉臺下垂影洽浪泉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
以昆德洽浪水名也

沾潤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源厚也古詩
曰冉冉孤生竹結恨大山阿與猶深也

四節逝不處華繁可其通
悲上

難久鮮淑氣與時頌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可其通
悲上

微軀退但懼蒼蠅前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下而樊鄭玄曰蠅之爲
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願君廣末光

會見會稽吟咏也
襄其趨行

六引三調

照妾薄暮年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未光暮年喻老也

會吟行五言樂府詩宜讓明遠謝公不嫻斯體他宜亦無可觀

謝靈運此謝詩之糟粕而采詩者取之宜乎蘇子訶之為小兒也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沈約宋書曰控撥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角引第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竝無歌有絃

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笙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久也列筵皆靜寂咸其聆

會吟廣雅曰會吟以天為韻也會吟自有初詩從文命敷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

敷績靈異始刊木至江汜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壺曰治系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江有汜

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前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宋裴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地理謂五土也連峰競千仞

背流各百里上林賦曰濤乎八川澎池漑粳稻輕雲暖松杞毛詩曰澎池北流侵彼稻田毛

長曰澎流貌也王逸楚辭注曰澎池漑粳稻輕雲暖松杞兩京愧佳處三都豈能以兩京東西兩京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

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王肅

家語注曰高一丈日墉三墉曰雉也飛燕躍廣途鷁首戲清池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各飛燕躍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毛萇

與趨行既述秦伯仲雍之化復述大帝制業四姓夾輔所謂樂操土風也靈運此詩既序述大禹及句踐舊績當舉不盡南渡名臣將相之出於會稽者以徵邦彥之盛且文靖常居會稽而獻武又為內史乃皆略之舉典而忘其祖不亦俱乎後細玩詩中亦

具有微旨首敘禹
功及句踐舊業不
敢忽其在上也也
自范蠡以下皆故
遊之杞梓則所以
增上風之重者隱
然在南渡諸賢矣
不明言近事恐一
郡白頸烏張其喙
耳往時於斯藝實
難致滋妄議

太白退之學鮑處
多他家則兼採耳
鮑不及謝行路
畢諸篇却是七言

詩傳曰肆皇窮窳容路曜便娟子周禮曰立市爲其肆鄭玄曰陳物處也毛詩曰窮

陀長管便娟數顧阮籍詠懷詩曰路端便娟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爾雅曰彌終也句踐

善廢興越叟識行止史記曰吳伐越越王棲于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賜句踐胙命

復其讐師事越公錄其術周越叟燕越公也越絕書曰吳越戰於檣李園傷馬軍敗而還欲

越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漢

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始中主林嶺政廟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

仙其後人見福於合裕中止於東方就旅逆眾鴻去桑梓列仙傳曰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

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吳中爲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爲郎

至宣帝初東郡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爲客而放逸也杜預

左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桑鴻字伯博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

下爲人賃春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書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

五言 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大山
皆齊之士風絳帳詠吟之曲名也

鮑明遠

詩至明遠已發露無餘李杜元白皆從此出。鍾記室謂其合景
陽之傲詭兼茂先之靡緩知之最深然亦具太中之呢奇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漢書曰王邑召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

實自稱賤子

之福與此書不合
未幾收

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

漢書曰張敖漢中人也竊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隱度而應募為占募也吳志曰中郎

將周抵乞於鄜陽占募

漢書曰李廣從弟蔡為

軍將軍擊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

後漢書曰耿曼起

七奔

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齊吳始伐楚于重奔命吳入州來子重子

反於是乎一

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温涼温見上文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

歲七奔命

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體弟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分

復論

時異事異曰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腰鎌

刈葵藿倚杖收雞豚

說文曰鎌也鎌古頡切昔如鞴上鷹今似檻中猿東觀漢記桓

善吏如良鷹矣下

淮南子曰置猿也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席思君僽疲馬戀君軒

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言已窮老而還同夫

之惠而不見遺則兼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

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五文也然田子久謝

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答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答犯對曰

邊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尊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皴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

言欲如晉主之不
捐棄席田子之不
棄疲馬也文義本
明注者自擾

晦翁謂此二語分
明說得個個強不
肯甘心之意

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昂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蒼巾聊樂我魂辭君曰魂神也

出自薊北門行 五言 漢書曰 薊故燕國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 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

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臣贊漢書注曰律說勒兵而往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

則分兵救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 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蹕林周禮曰

也竝公旱切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 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漢書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雁行緣石徑魚

貫度飛梁 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雁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

鼓流漢颺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 易通卦驗曰大風揚

風飄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

弓持急絃鳩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 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投軀報明王身死為

鳥化為鷹國殤 國殤為國戰亡也楚辭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漢代人詩何得引

結客少年場行

五言 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行想洛北世范睡後漢書曰結違書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騮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

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勞禮記曰居士錦帶吳都賦曰吳鉤越棘

失意杯酒

間白刃起相讎

桓範世要論曰觴酌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處有以相賞饗爭益爵之間乃反為鬪而相傷三族結怨

追兵一旦

至負劍遠行遊

追兵謂捕已也遠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玉姬人鼓琴琴聲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拔

去鄉三十

載復得還舊邱

廣雅曰邱居也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成阜南伊闕北孟

津西函谷表裏膾內外也

左氏傳了犯曰表裏山河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

周禮曰匠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

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為宮闕望之如雲崔暉達吉曰冠蓋雲浮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

王侯

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者夾道陳也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

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張協祿

飲賦曰車馬騰萬川流波亂

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

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結粟萬

鍾列鼎而食方駕已見上文古詩曰冠帶自相索

今我獨何為增城懷百憂

精康幽憤詩曰子獨何為楚辭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

應響之憂謂分志吹噓而不達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東門行

五言 歌錄曰日直追十九首又近景陽出東門行古辭也

維護俸優文之詞與詩教合矣

維詩過事夸飾奇
之又奇故少餘味
此備佳處乃在真
和

驚心動魄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嘗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與魏王

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與魏王曰有鴻雁從東方來更與魏王以虛弓發而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與魏王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群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彭音引而高飛 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

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

訣與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息喘也 遙遙

征駕遠杳杳落日晚

李氏傳童語云鶻之巢遠哉

居人掩閨臥行于夜中

飯野風吹秋木行了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

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爲自

大酸毛詩曰絲兮紛兮其以風毛長自斐斐風也 絲竹徒清坐憂人不解顏

始一解顏而笑也

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悵端

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

苦熱行

五言 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雜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哉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

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

火山為長四十里廣曰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

身熱頭且痛烏墜魂來

歸東觀漢紀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

鳥為路隨水中楚辭曰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離魂幽得人以祀其音為醢

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

王歆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通

苦熱行

溜如沸。魚出遊。莫有獲之者。焦煙蒸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燒水山焉。山月有

恒昏雨露未常晞。魏都賦曰：窮岫溼雲。日月恒昏。曹植感時賦曰：惟霖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萇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

浪泊之時。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外國圖曰：揚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曰：赤蟻若象。玄蜂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

含沙射流影。吹盡朔行暉。子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蜮，短狐

體茵露夜沾衣。吳志：華嚴表曰：蒼梧南海歲有厲風，瘴氣。宋永初山川記曰：寧州。飢猿

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南越志曰：背石懸有錫，洞泉源沸涌，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

涇尚多死。渡瀘寧具朋。言秦人奔涇尚，或多死。况今毒厲乎？諸葛渡瀘，寧不俱病也。

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生軀蹈死地。曷志登禍機。

秋曰：淒淒白卉，俱朋毛萇曰：朋，病也。瀘音盧。朋音肥。戈船榮既薄。伏波

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晉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班固漢書：術曰：禍如發機。

賞亦微。漢書曰：歸義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後漢書曰：交趾女子徵財輕

君尚惜士。重安可希。韓詩外傳曰：宋燕相齊，還罷歸舍，名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

與我赴諸侯，子皆伏不對。宋燕曰：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

君繞素錦繡從風而墜上管不得絲衣夫財者君所輕死者上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上致重乎

後吹蠶痛行暉丹鉛總錄云南中畜蠶之家蠶停夜飛出飲水光如曳其所謂行暉也註謂行旅之暉非

白頭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二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勸相如乃止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

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

宋綵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桓子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秦子曰玉壺必求其以盛子將

必求其以斷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

馮衍答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東觀漢記段熲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方言曰猜疑

也爾雅曰仍因也猜干才切

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

毛詩序曰朋友道絕也毫髮一為取

邱山不可勝

李元戰銘曰山陵之禍起於毫芒仲長子昂言曰事求絲毫之費孫盛曰劉琨王浚墮肌起於絲髮釁成於邱海文子曰禍福之至雖邱山無山誠之

食黃貫碩鼠玷自信蒼蠅

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黃蒼蠅之為蟲汗白使黑已見上文

鳥鵲遠成美薪

芻前見陵

韓詩外傳曰山陵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放鬪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以其

所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粟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虛無因循苟後而不先驗君積薪煨後者處上

帝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

慎言與衰制作衰興詩用字多如此

漢帝益嗟稱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心賞猶難恃貌

恭豈身憑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列子曰昔人

道者齊王欲學其道問

言者已死乃撫膺而退

放歌行五言 歌錄曰孤子 入篇之古此作無媿風雅矣

蓼蟲避葵董習苦不言非楚辭曰蓼蟲不徙于葵董王逸曰言蓼蟲小人自隴

觀安知曠士懷漢書鄒食其曰其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日開史記曰雞三號

杜詩曰伏湛山人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威華纓結遠埃

禮記曰大夫帶素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日中爲市已見上文崔元始正論承寧

七啓曰華組之纓夷世不可逢賢不信愛才郭象莊子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明慮自天斷不

受外嫌猜李元上林苑錄曰顯一言多珪爵片善辭草萊漢書張鍊奏曰一言

解朝曰析人之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

獨得地有殊外味

進屯故安縣按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

今君有何疾臨路

獨遲迴君謂被放者然也

升天行五言 似景純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

關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備聞十帝事

委曲兩都情

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曰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

倦見物興衰驟觀俗屯平

周易曰屯難也

翻類迴掌恍惚似朝榮

迴掌言疾也潘岳朝朝賦曰奈何兮繁華朝榮兮夕斃

窮途悔短計晚志重

長生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去五道乃可成

從師入遠岳結友事僊靈

楚辭曰與夫松結友兮比

五闕發金記

九籥隱丹經

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黃帝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

雲臥恣天行

莊子曰鏡始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冠履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雲臥恣天行

莊子曰鏡始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冠履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賦曰似長城

曲婉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

輕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

代兒安期先生

神女曰昔與女耶遊於安息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鳳臺無還駕簡管

有遺聲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於數十年吹似鳳聲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

齊東野語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樂舞
鼓吹

一且皆隨風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有簫聲
既而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

鼓吹曲

五言 集云秦附王教作右入朝曲蔡邕曰鼓吹軍樂也謂之短簫鉦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謝玄暉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爾雅曰江南曰揚州佳麗已見上文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

連岡改各秣陵也

逶迤帶淶水迢遞起朱樓

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吳都賦曰且以淶水劉逵注曰迢遞遠望懸絕也

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英

飛甍夾馳道垂楊陰御溝

吳都賦曰飛甍外互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

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

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輶

徐引聲謂之凝小雅曰輿送也

老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曰龍駟華轡

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西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

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嘲曰滿先生收功於章臺

挽歌

誰周法訓曰挽歌者向帝召田橫至戶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音焉

耶周余何以小人之腹量君子

挽歌詩一首

五言

風俗通義言漢末時京師爲婚嘉會習作魁標酒脯之後續以挽歌又後

漢周舉傳陽嘉六年三月土巳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然于洛水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經以鬻露之歌坐中聞之皆為掩涕蓋漢末尤尚之故魏氏父子皆有此作論其出拔莫如陳主首錄熙伯拘限本詞也謂挽歌始於田橫之賓客恐亦未然纂文去薤露今之挽歌也宋玉對問已有陽阿難露矣推而上之則左傳哀公十一年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桂注云送葬歌固不必死托子亦有誦謳之文司馬紹統注縞引釋索也詭挽歌也

繆熙伯

文章志曰繆熙字鳳伯魏志曰襄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

生時遊國都死沒乘中野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槨之山野胡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論衡曰親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注地中故曰黃泉也

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造化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馬是為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造化離神明安能復存我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

造化天形地生也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穆天子傳七萃之士

曰自古詞極峭促。亦淡以悲。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陸士衡

按虞殯木謂啓殯瘞虞之歌此為得其本意也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儀禮曰筮若不從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棺也鄭眾周禮

廣雅曰命各也鳳駕鸞徒御結轡頓重基毛詩曰星言風駕又曰徒御不驚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龍

被廣柳前驅矯輕旗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挾容黼幄鄭玄曰幄蒙也在傍曰帷在

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向釋名曰輿棺之重其蓋曰柳曾灼漢書曰柳聚也蒙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賀循禮記曰任今之旛也古以縞布為之縞縞題姓名

而已不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中闈且勿謹聽我

為畫師。薤露詩。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出山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

露賤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第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便挽柩者

歌之此亦呼為挽歌也。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范曄後漢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

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後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始載於庭。舍倚兩楹位。啟殯送靈輅。

輅車辭祖爾故名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儀禮曰遷於祖用輅正柩於兩楹間奠如初又曰詩啟期鄭玄曰請啟殯之期也說文曰輅喪

車也禮記孔子曰子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夢平奠於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

真者以飲餞解莫舉出宿歸無期。毛詩曰出宿于帷衽曠遺影棟宇與子

辭。鄭玄禮記注曰衽卧席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如

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薄送子長夜臺。漢書曰天子按轡徐行既瑀七哀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

歎息重樹側念我疇昔時。杜預左氏傳曰三秋猶足救萬世安可思。毛

詩曰如三秋兮。殉沒身易亡殺子非所能。臣瓚漢書注曰亡身含言言哽咽揮

涕涕流離

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存若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橫

重阜何崔嵬玄廬窳其間

曹植曹嗇諫曰痛玄廬之虛廓

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

爾雅

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鉉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裹地

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

懸

古之葬者於塘中為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魯靈光殿賦曰玄醴騰涌於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鄜山以水銀為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

廣

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

或魚遺今日地底冥冥長無曉期

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

呂氏

春秋曰晉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卽世也

昔居四民宅今托萬鬼隣

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

國之五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素上有大桃樹東北瓠枝名曰鬼門為鬼所聚

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

淮南子曰吾土也有

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上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上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

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

漢書郊祀歌曰珂

錫佩珠玉鄭玄喪服注曰素故也鴻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

豐肌響蟻蟻妍姿冰夷泯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

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弟子曰恐為食夫子也莊子曰壽堂延螭

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席雅曰夷滅也爾雅曰泯盡也壽堂延螭

魅虛無自相賓

楚辭曰蹇將濟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先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虛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杜預曰魑由和歌形魅怪物也

周禮曰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

螻蟻爾何怨螭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

為陳前心已見上文毛詩曰民之真亂章為恭美又曰假寐永歎

流離親友思明悵神京泰流離已見上文楚辭曰悵悵兮而私自憐素驂佇轎軒玄駟驚飛

蓋哀鳴與殯宮迴遲悲野外殯宮已見上文魂與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周禮與服

志曰禮葬有魂車儀禮曰薦車直東榮鄭玄曰建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禮記曰孔子謂明器

者備物而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悲風徽行軌傾雲結流蕩爾雅曰徽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集略曰霽雲雨收也蕩與

霽古字同振策指靈邱駕言從此逝秦嘉詩曰振策隊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卿之足顧戀祖宗之靈邱毛詩曰駕言出遊

挽歌詩一首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嚴霜九

月中送我出遠郊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嵯嶢字林曰嵯

貌也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蔡琰詩曰馬為立踟躕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幽室一已閉

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

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雜歌

荆軻漢高祖二歌不可以詩格論

歌一首

七言并序

荆軻

史記曰荆軻衛人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

崔實四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

高漸

離擊筑

邵展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

荆軻歌宋如意和之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歌一首

七言并序

漢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

發

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應劭漢書注曰酣洽也

上擊筑自歌曰大風

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風起雲飛以喻群雄競逐而天

下邳也威加四海言已靖也
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此詩疑為野氏所

而并

扶風歌一首 五言

劉越石

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
篇為一首今此合之皆誤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
曰高都縣營丹水所出也梵音管

左手彎繁弱

右手揮龍淵

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
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劍就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雁顧

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鄭玄毛詩箋
曰迴首曰顧

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

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

不能言

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
告曰謝哽咽已見上文

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

漢書息天躬絕命辭
曰秋風為我吟浮雲

為我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蘇弘嗣秋風篇曰辭親
向長路安知存與亡

慷慨窮林中抱膝

獨摧藏

琴操王昭君歌曰
離宮絕曠身摧藏

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

安可食

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
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

楚辭曰攬轡而下
節李陵書曰吟嘯成

羣君子道微矣天子固有窮

周易曰君子道消殺喪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逝何
也道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于路愠見曰君

魏德賦行

陸士衡之樂府雖本前人之意實能自開風氣所以可高韓卿生承明天監之時而規撫前人略不能自出新意豈非所謂失肉

子亦有窮乎子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降匈奴已見恨賦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王肅曰愆過也塞與愆通也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

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魏文帝雜詩曰棄置勿復陳

中出王孺子妾歌一首

五言

陸韓卿

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子曾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宮人也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

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毋忌曰燕聞晉鄙之兵符常在魏王臥內而如姬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于後

庭常欲與班婕妤同箴

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京賦曰麗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

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遂疑陸誤也

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蓉

爾雅曰荷芙蓉也郭璞曰別名芙蓉也

子瑕矯後

駕安陵泣前魚

韓子曰昔者孺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孺子母病則罪則古刑字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棄之

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囚惡而得拂枕席今爵不人君主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游之人其美人甚多矣

聞臣之得幸於玉畢棄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並魚是

龍陽非安陵疑陸誤也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